

▲明清▼

善本禁毁小说

珍藏大系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张四季

邓淑杰

姚家余

封面设计：蓝苹果



ISBN 7-5387-1357-3



9 787538 713572 >

ISBN 7-5387-1357-3/1·1317

定价：1580 元(全六卷)

明清善本禁毀小说珍藏大系

卷

六

品花宝鑑 五凤吟
空空幻 无声戏
五美缘 全传



数据加载失败，请稍后重试！

第三十八回 论真贋注释神禹碑 数灾祥驳翻太乙数

且说徐子云请了屈公来，并请南湘、仲清、文泽、春航、王恂、子玉作陪，仍在梅舫中。王恂是日为孙亮功请去有事，因李元茂吉期已定，要招赘过来；亮功因两位贤郎是懂事的，一切皆托王恂料理，王恂所以不能前来。子云因屈道生是个高雅好静的人，名旦中止叫了四个：宝珠、漱芳、蕙芳、素兰。漱芳有恙不能前来，格外又知会了琴言。是日屈公先到，与子云、次贤叙了好些旧话。

且将屈公的出身述其大概。屈公是湖北武昌府人，为三闾大夫之后。学贯天人，神通六艺，但一生运蹇时乖，家道清寒，除了书籍之外，一无所有。其父由宏词科授了翰林院检讨，未满三十岁，即行去世。那时道生才得四岁，尚有祖父母在堂，其太夫人苦节多年，教养兼任。道生到了十六岁上入了学，即丁祖父忧，三年服满；将要应举，又丁了祖母忧，又是三年。那年服阕后，太夫人又相继去世。道生一连丁了九年忧，已到二十五岁了。娶妻闵氏，贤慧无双。道生奔走衣食，笔耕糊口，历走燕、赵、吴、越，并滇南、黔省，为诸侯幕客。纵横万余里，遨游二十年，名重一时，爱其才品者咸比为杜少陵、孟东野。但其赋性高旷，不善治家，常为贫乏所累。后复游京师应举，两试不第，馆于刘尚书家，教过文泽两年；继为华公子请去教书，又逗留了三年，仍归乡里。守令钦其贤，举了孝廉方正，铨选了江西一个苦缺知县。任满题升了南昌府通判。去年夫人又病故了，剩了孑然一身，并无亲丁骨肉。有几个下人，也是外面荐来的。只有一个长随叫刘喜，跟了有五六年，颇有良心，其余是些不关痛痒的。屈公虽则一肩行李，生平所藏金石玩器、名书古画，倒有好几箱。到京来，刘尚书念旧，见其宦囊萧索，赠了他二百金；华公子知道他来，出城拜了他，送了他三百金。屈公得了五百金，又到那些古玩铺，买了好些书籍名帖等类。从前相好中有寒士者，也分送了好些，目下所余无几了。

从前徐中堂在京时，也与他相好，并有些事情请教他，又请他代代笔，作些诗文，所以子云以长者相待。史南湘是同乡后辈，不消说是认识的了。田春航前日已经会过，

惟仲清、子玉初次识荆，见了那仙风道骨的相貌，况且又是父执，自然十分恭敬。道生见仲清骨秀神清，知是不凡。又看子玉温然玉立，皎若珠光，秀外慧中，神怡气肃，又不是那徒有外貌的一派，心中十分大喜，想道：“梅铁庵可为有子矣！”便与子玉说些江西事情，说道：“令尊大人严拒情面，杜绝苞苴，一省人都比他为司马光，文彦博。士子们感戴是不用说了。”又问些子玉去年乡试的事，子玉一一答了。道生看他言词清葛，气象虚冲，自然已是个饱学，心里要想试试他，且到饮酒时，慢慢的考他。

只见四旦约齐同来，蕙芳已经认识，四人都上前请安。道生拱了手，命他们坐了，细细看了一番，又问了三个名号，谓子云道：“如今京里的相公，一发比从前好了。”子云道：“今日本不应叫他们来伺候，因他们尚不十分恶劣，还可以捧研拂笺呢。他们前日听得先生来了，要瞻仰瞻仰老名士。若得齿颊余芬，褒扬一字，则胜于拳金之赏，想先生决不责子云之荒谬也。”道生笑道：“你为我是孝廉方正出身，故有此说。对花饮酒，何损于品行。不是我恭维你，我看这四位倒不像个梨园子弟。你们自然是极熟的，我却头一回见面，我试将他们的大概说出来，看对与不对。”众人听了，倒要细细的听他怎么讲。次贤道：“我知道尊兄是精于风鉴的，但以后的话不要讲他，倒要讲讲从前的，是什么千金事业，两子收成的话，我也会说的。你能将各人的性情脾气讲出来，我才服你。”诸旦听了皆笑。子云道：“这个未必相得出。”道生道：“不难，待我说给你们听。”

说到此，已摆了席。子云敬酒，分了东西两席。东首是道生不消说了。西首定要南湘，南湘道：“这是我乡前辈，如何敢抗礼。”才定了仲清。东席第二是南湘，西席第二是春航；东席三是子玉，西席三是文泽。子云东席作主，次贤西席作陪。宝珠、琴言在东，蕙芳、素兰在西，一一坐了。主人让酒，客皆饮了几杯。道生道：“我从前日先见的苏媚香谈起。”西席的人个个细听。道生道：“我这看相不论气色，部位是要论的，然尚在其次。我看全身的神骨、举止行动、坐相立相并口音言语，分人清浊，观人心地，以定休咎。但头一句就恐有些不对，我看媚香是个好出身，不是平常人家子弟，你们自必知道，对不对呢？”众人心上有些诧异，犹疑他知道他的出身，所以头一个就拿他来开场，要显他的本事。次贤道：“你不要访了他的根底来。”道生道：“这也何必要访。我知道他聪慧异常，肝胆出众，是个敢作敢为的。但虽是个好出身，未免幼年受尽了苦，所谓死里逃生。据我看，他一二年内必有一番作为，就要改行的。后来收成怎样，此事还远，我也不必说；若说，静宜又要驳我了。”再看素兰、宝珠，大致相仿，与蕙

芳也不差什么，就没有讲他们出身。又道：“出污泥而不滓，就是他们三人的大概了。”

看到了琴言，道生道：“这位有些不像，如今还在班里么？”次贤道：“现在班里，而且是个‘五月榴花照眼明’，雅俗共赏，是个顶红的。”琴言笑了一笑。道生道：“雅或有之，俗恐未必。我看他身有傲骨，断不能与时俯仰，而且一腔心事，百不合宜。此人若念了书，倒与我一样，断不能发科发甲的。”众人听他说得很切，也就笑了。又要琴言的手看了一眼，道：“可惜了，有文在手，趁早改行，虽非富贵中人，恰是清高一路。你这片心与人两样，不是你愿意的，恰一点委屈受不得；是你愿意，恰又死而无怨。如遇著忠孝节义的事，倒能够行人所不能行的出来。但有一句话，心从宽厚上用，可以造命立运，惟怕寿元不足。然而修身以俟，也可挽回造化。”众人听他说得真切，便知道真能看相，不是瞎话。琴言因这几句话说到心坎上，便也十分快活。又看那屈道生有飘飘欲仙之概，便也待他亲厚起来。

道生与南湘并坐，便问道：“令尊到任可有些施为？请把善政讲讲。”南湘道：“家严初任外官，况且才三个月，尚未办什么事，就访得了一个土豪、两个蠹役，地方上很称快。制台写信来，也说了几句好话，其余也没有什么。”道生道：“我知道你令尊是耿直人，定有作为的。说起土豪、蠹役，何处没有。即如江西，我到任的时候，那土豪、蠹役最甚，民遭其殃者，不计其数。一连七任知县都装聋作哑，不敢办他，因此越发胆大了。有个口号：‘东乡有一虎，西乡有一狼，虎食人之肉，狼食人之肠。狼虎食完剩残血，犹饱馋蛇与饿蝎。公门荡荡开，蛇蝎齐进来。县官坐堂如土偶，蝎爬其背蛇盘首。’那狼虎是土豪，蛇蝎是蠹役。东乡的捐了个卫千总。西乡的是亲兄弟，一个武举，一个武生，他手下的都是贼盗，他作个窝藏盗首，结交了东乡虎，包揽词讼，把持衙门，又有蛇蝎二役勾连。我到任时，查三年之内已换了七任知县，盗案、命案共有二百余件。我费了半年心力，办了这五个人，已后就太平无事，也没有个命盗案出来。”子云道：“这功劳却也不小，感恩受惠的人也不止一县。”道生道：“我也不敢居功，地方上应办的我总要办，尽力作去，也不管身家性命，且到什么地位再说。”又与诸名士谈讲了好些事情。

子云见上菜的家人一件新衣上爬著个虱子，候他上好了菜，叫他拈掉了。道生即问子玉道：“世兄博览经史，不知方才这个虱子见于何书为古，诗词杂说是不用讲的。”子玉劈头被他一问，呆了一呆，想道：“这个字却也稀少，他说见于何书为古，这些扞虱、贯虱就不必讲了。”婉言答道：“小侄寡闻浅见，读书未多。见于书史者也只有数条，大

约要以阮籍《大人先生论》‘君子之处域内，何异虱之处裯中’为先了。”南湘道：“还有《史记》‘搏牛之虻，不可以破虬虱’。”道生道：“此二条尚在《商子》之后，古有虱官，见于《商子》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传《商君书》二十九篇，后来亡其三篇，只传二十六篇。内有仁义礼乐之官为虱官。杜牧之书其语于处州孔子庙碑阴曰：‘彼商鞅者，能耕能战，能行其法，基秦为强，曰：彼仁义虱官也。’盖仁义自人心生，犹虱由人垢生。译‘虱’字之义似易生且密之意，不知是否？”南湘、子玉拜服。次贤道：“今日道翁要开书箱了，幸这些陪客都还可以领教。若单是我一个，我就不准你讲。”道生笑道：“你们都是些才人词客，无书不览，我这老朽岂敢班门弄斧。况且少年时也是些耳食之学，随听随忘，如今都不记得了。”子云道：“前日次贤见过大著内有一种《醒睡集》，此书可在身边么？”道生道：“此板早已劈化了，这是少年时无赖作这些东西，毫无道理。”子云道：“又闻得有些对戏目的对子。”道生道：“有数十条，也记不得了。”次贤道：“我们前日几个人也凑了好些。”又指琴言、蕙芳、宝珠三人道：“这三个还有一个王桂保，他们也对了许多，比我们还好些。”便叫人到他书房拿出一个单子，并上次所行之令也写在上面，注了各人姓名。道生看了，连声赞好，道：“不料这四位竟能如此，竟是我辈，老夫今日真有幸也！他们贵行中我却也见过许多，不过写几笔兰竹，涂几首七言绝句，也是半通不通的。要似这样，真生平未见。怪不得诸公相爱如此。可惜老夫平生四十年，不然也可附裙屐之列。”诸人见他欣赏，个个喜欢。

那边仲清问道：“先生所藏金石甚富，且精于考辨。不知篆隶碑板，究以何本为最？”道生道：“古篆近人不甚讲究，如《衡岳碑》，相传七十七字，在衡岳密云峰。至宋嘉定中何致子一游南岳，拓其文刻于岳麓，杨用修又刻于滇南，杨时乔又刻于栖霞，辗转相刻，姑为弗论。余尝译其文曰：

承帝曰嗟，翼辅佐卿。洲渚与登，鸟兽之门。参身洪流，而明发禹兴。久旅忘家，宿岳麓庭。智营形折，心罔弗辰。往求平定，华岳泰衡。宗疏事衰，劳余神翌。郁塞昏徙，南溃衍亨。永制食备。万国其宁，甯舞永奔。

凡七十七字。王元美曰：‘铭词未谐圣经，类周篆、穆天子语。’此为知言。其次如周武王《铜盘铭》云：

左林右泉，后罔前道。万世之宁，兹焉是宝。

亦岂三代语耶？其为贗作无疑。石鼓文，郑樵谓秦惠文后及欧阳三疑皆不足据。韦应物谓文王之鼓，宣王刻诗；马子卿谓宇文周时作，更为妄论。惟董、程二氏以《左传》‘成王有岐阳之蒐’证之，凿凿可据。以后则秦《峯山铭》，为宋淳化中郑文宝刻，尚不失为古篆。汉隶之最佳者，以《孔庙礼器碑》为第一，次则汉《曹景完碑》，一则神奇浑璞，一则丰赡高华。至魏之《劝进碑》、《受禅碑》、《祀孔子碑》，后魏鲁郡太守《张君颂》、李仲璇《修孔子庙碑》，等等，优劣互见。汉隶已失，况其后乎！”仲清称善。

春航道：“《兰亭》聚讼纷纷，即定武本亦有二刻。真伪已分，究何以辨？”道生道：“《兰亭》刻于唐太宗贞观年，先太宗为秦王时，得于僧辨才处。贞观十年，始命汤普、冯承素、诸葛贞、赵模，各临拓以赐近臣。当时褚遂良、欧阳询各有临本，人并崇尚。所谓‘定武本’者，欧临是也；唐绢本者，褚临是也。彼时欧临石刻在禁中，后石晋之乱，契丹辇石投于杀虎口，既为定武太守李景文所得，入于库中。熙宁间，薛师正出牧，刊一别本，以应求者。此定武有真贗二刻。其子薛道祖又摹之他石，潜易古刻，又剔损古刻‘湍、流、带、左、右’五字为识。大观中诏向其子嗣昌取龕宣和殿，后靖康之乱失去。及明弘治间，得于天师庵中，置于太学，而欧本复显。褚摹绢本，当时广赐各郡学宫，如颖上石、长台县石皆得之，后明代颖上井中夜放光如虹，县令荀公异之，掘地得《兰亭》并六铜鼎、舍利数颗，即为荀令携至家。至今不知流落何处矣。至于各家临本，不可胜数，诸公自有法眼，无俟鄙人陈说也。”

春航又道：“人说汉之碑、宋之帖，可以只立千古，淳化、大观、绛帖、潭帖，此四帖可好？”道生道：“以鄙见论，以淳化为第一，次大观，次绛帖，又次潭帖。然宋人常谓潭帖在阁帖之上，又谓淳化创始，兼以王著摹手不高，未及大观之精美。然淳化气运朴厚，大观光彩浮动，比之诗，则盛而渐晚矣。”众人尽皆拜服。

子玉问道：“先生方才说唐诗中晚之分，小侄以唐诗自然推李、杜、韩三家，而王荆公定诗则称杜、李，又选杜、韩、欧、李四家诗，则以李太白居四。元微之亦谓杜在李上，其优劣之意见于《工部墓志》。以太白天才，竟有不满人意处。韩昌黎则云：‘李杜文章在，光焰万丈长。不知群儿愚，何用故谤伤。蚍蜉撼大树，可笑不自量。’乃自真心倾倒之意，究何所折衷？”道生道：“诗以性情所近，近李则好李，近杜则好杜，

李、杜兼近则兼好矣。元微之粗率之文，颓唐之句，于李岂能相近？自然尊杜而贬李。王荆公谓李只是一个家法，杜则能包罗众体，殊不知李亦何尝不包罗众体，特以不屑为琐语，人即疑其不能。大抵论太白之诗，皆喜其天才横溢，有石破天惊之妙。《蜀道》、《天姥》诸篇，摹拟甚多，而我独爱其《乌栖曲》、《乌夜啼》等篇。如《乌栖曲》云：

姑苏台上乌栖时，吴王宫里醉西施。
吴歌楚舞欢未毕，西山欲衔半边日。
银箭金壶漏水多，起看秋月坠江波，
东方渐高奈乐何！

其《乌夜啼》云：

黄云城边乌欲栖，归飞哑哑枝上啼。
机中织锦秦川女，碧纱如烟隔窗语。
停梭怅然忆远人，独宿空房泪如雨。

其高才逸气，与陈拾遗同声合调。且其论诗云：梁陈以来，艳薄斯极，沈休文又尚以声律。将复古道，非我而谁。故律诗殊少。常言：寄兴深微，五言不如四言，七言又其靡也。以鄙见论之，李诗可以绍古，而杜诗可以开今，其中少有分辨，故非拘于声调俳优者之所可拟议也。昌黎古诗，直追雅颂，有西京之遗风，其五七古尤好异斗奇，怪诞百出，能传李、杜所未传。读《南山》等篇，而《三都》、《两京》不能专美于前。人既无其博奥，又无其才力，尽见满纸黝黑，嶙嶙峋峋，所以目为文体，至有韵之文不可读之说。此何异听《钧天》之乐，而谓其音节未谐。特其五七言绝句及近体诗非其所好，只备诗中一格，原不欲后人学诗，仅学其五七言绝句小诗也。”此一番议论，议论得个个首肯。宝珠、蕙芳等亦颇能领会。

子玉道：“诗之妙论，既闻命矣。韵有通转之分，且自魏晋而始，如李登之《诗韵》，吕静之《集韵》，齐周顒作《四声切韵》，梁沈约撰《四声》一卷，而韵谱成。隋陆法言、刘臻等，本沈约之旨又为《广韵》，唐郭知玄又为《切韵》，孙愐又为《唐韵》，丁度、宋祁为《集韵》。景云已后，又有《礼部韵》，王宗道之《切韵》，吴棫之《韵

补》，宋阴时夫之《韵府群玉》，其合韵、分韵，究以何韵为是？”道生道：“韵学之辨，诸家通转各有依据。沈约以越音而定八方之音，岂能尽合？而同一字也，而舌与齿为一音，齿与舌又为一音。即如五方土音，甚难吻合，所以支元之韵最杂，正不知何方人才能念出一韵来。昔分韵为二百六部，自淳祐中，平水刘渊始并为一百七部。《广韵》计二万六千一百九十四字，《集韵》计五万三千五百二十五字，《礼部韵》止收九千五百九十字，毛晃增韵，较《礼部韵》增二千六百五十五字，刘平水之《礼部韵略》又增出四百六十三字，而古书尽变。说者谓韵之失不在二百六部之分，而在一百七部之合，阴时夫又较《礼部韵》、毛晃、刘平水韵，刊落三千一百余字，有去古雅而入讹俗者。又黄公绍之《韵会》分并依毛、刘韵而笺注颇博，增添一万二千六百五十二字，不为无补。第其次序泥于七音三十六母，又为后人所议。今之韵即沈约之韵，但古韵之通，似较今韵为是。章黼之《韵学集成》校定四声，而古韵之通转亦可类推。请以《雅》、《颂》、《离骚》古歌诗核之，古今通转之异可想见矣。”子玉避席而谢。

南湘道：“古人讲《易》，言理不言数；今人讲《易》，言数不言理。数竟可以该得理么？且数自康节先生之后无真传。今之所为太乙数者，可以验运祚灾祥、刀兵水火，并知人之贵贱；其考阳九百六之数，历历灵验，其说可以得闻否？”道生道：“宋南渡后，有王湜著《太乙肘后备检》三卷，为阴阳二遁，绘图一百四十有四。以太乙考治人君之善恶，其专考阳九百六之数者，以四百五十六年为一阳九，以二百八十八年为一百六。阳九奇数也，阳数之穷；百六偶数也，阴数之穷。王湜之说云：后羿、寒浞之乱，得阳九之数七；赧王衰微，得阳九之数八；桓、灵卑弱，得阳九之数九；炀帝灭亡，得阳九之数十。此以年代考之，历历不爽。又云：周宣王父厉而子幽，得百六之数十二；敬王时，吴、越相残，海内多事，得百六之数十三；秦灭六国，得百六之数十四；东晋播迁，十六国分裂，得百六之数极，而反于一；五代乱离，得百六之数三。此百六之数，确有可验。但又有不验者：舜、禹至治，万世所师，得百六之数七；成、康刑措四十余年，得百六之数十一；小甲、雍己之际，得阳九之数五，而百六之数九；庚丁、武乙之际，得阳九之数六；不降享国五十九年，得百六之数八；盘庚、小辛之际，得百六之数十；汉明帝、章帝继光武而臻泰定，得百六之数十五；至唐贞观二十三年，得百六之数二。此皆不应何也？甚至夏桀放于南巢，商纣亡于牧野，王莽篡汉，禄山叛唐，阳九百六之数，皆不逢之，又是何故？所以我说数不敌理，理生于自然，数若有预定。故圣人言理不言数，数止理中之一端耳。”南湘道：“是真快论，可破古今之疑。”

次贤道：“休论世上升沉事，且斗樽前现在身。我有一个极琐屑鄙俚之理要请教请教。我见《越绝书》有慧种生圣、痴种生狂、桂实生桂、桐实生桐之说，我往往见愚夫蠢妇，倒生出绝慧绝美的儿女来。看其父母，先天后天，皆无此种宿因，何竟得此妙果？”道生笑道：“这个理倒有些难讲。然《齐民要术》内说种梨法，一梨十子，惟二子生梨，余皆为杜。段氏曰：鹤生三子，一为鸱。《禽经》曰：鹤生三子，一为鹤。造化权舆，夏雀生鹑，楚鸠生鸱。《南海记》曰：鰐生子百数，为鰐者才十二，余为鳖、为鼉，随气而化。且推之：圣不生圣，贤不生贤。先儒谓扬雄宜有后，张汤宜无后，以人之私智，岂能定天之理。且理有常，亦有变，岂无为气所感，可以变化气质。抑或愚夫愚妇，外貌虽蠢，其七情六欲之间亦有一样不蠢，从此解了这点灵气，就借此结成也未可知。”说得众人大笑。

子云道：“古今美人多矣，其形之妙丽，惟在人之笔墨描写。见于文词诗赋者，亦指难胜屈，究以何处形容得最妙，先生肯指示一二处否？”道生道：“古人笔墨皆妙，何能枚举。但形容的美人得体，又要人人合眼称妙者，莫如卫庄姜。《硕人》之诗，先曰：‘硕人其硕，衣锦褰衣。’这两句，就写得光华射目。‘领如蝤蛴’至‘美目盼兮’，便字字形容绝妙，不著一衬帖语，不用一假借语，正所谓咏月咏月满，写花写花开，扫去烘云托月之法，是为最难。若写服饰之盛、体态之妍，究未见眉目鼻口之位置何如也。宋玉《神女赋》未尝不想形容，但云：‘其始来也，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；其少进也，皎若明月舒其光。’极言其光亮而已。明月犹可，而白日屋梁，则比之不伦。而曹子建《洛神赋》复用其意，有‘远而望之，皎若太阳升朝霞’。《神女赋》又云：‘忽兮改容，婉若游龙乘云翔。’而《洛神赋》复用其句云：‘翩若惊鸿，婉若游龙。’是真不善体会，以游龙比美人，吾不知其何所见而然。再如宋玉《好色赋》云：‘增之一分则太长，减之一分则太短。’只概而言之，不求其实可也。若必细核其人之长短，亦有语病。既云‘增之一分则太长’，则此人真长，减一分必不为短；既云‘减之一分则太短’，则此人真短，增一分必不为长。此又文章之过情话也。小说中有刻划尽致，言人所不忍言，而令读者目眩意移，其神情活现纸上，则莫如《杂事秘辛》之描写女莹身体，令人绝倒。你们细想：‘女奴以诏书如莹燕处，屏斥接待，闭中阁子。时日晷薄辰，穿照蜃窗，光送著莹面上，如朝霞和雪，艳射不能正视，目波澄鲜，眉妩连卷，朱口皓齿，修耳悬鼻，辅靥颐颌，位置均适。姁寻脱莹步摇，伸髻度发，如黝髻可鉴，围手八盘，坠地加半握。已，乞缓私小结束，莹面发颊抵栏。姁告莹曰：官家重礼，借见朽落，缓此结

束，当加鞦韆耳。莹泣数行下，闭目转面内向，姁为手缓捧著日光，芳气喷袭，肌理腻洁，拊不留手，规前方后，筑脂刻玉，胸乳菽发，脐容半寸许珠。私处坟起，为展两股，阴沟渥丹，火齐欲吐。此守礼谨严处女也。约略莹体，血足荣肤，肤足饰肉，肉足冒骨。长短合度，自颠至底，长七尺一寸，肩广一尺六寸，臀视肩广减三寸，手自肩至指长各二尺七寸，指去掌四寸，肖十竹萌削也。髀至足长三尺二寸，足长八寸，胫跗丰妍，底平指敛，约缣迫袜，收束微如禁中，久之不得音响。姁令催谢皇帝万年，莹乃徐拜称皇帝万年。若微风振箫，幽鸣可听。’虽文章秽褻，然刻划之精，无过于此。”众人说道：“极是，从古以来未有量及身体者。”

子玉道：“缠足之始，谓始于陈后主之潘贵妃，今《秘辛》之‘约缣迫袜，收束微如禁中’，非缠足之始么？”道生道：“此不过略为缠束，不使放散，读‘胫跗丰妍，底平指敛’，似又非今日之紧紧缠小，必使尖如莲瓣也。”蕙芳道：“这个尺寸是怎样？‘身長七尺一寸，肩广一尺六寸’，怎样算法？若依今日之尺寸，只怕没有这般长的人。”道生道：“这是汉尺，比起今日工部营造尺来，只得七寸五分。而营造尺比起民间裁尺，只得九寸三分。依营造尺折算，则七七四尺九，五七三寸五，再加七分五，为五尺三寸二分半长。若核如今的裁尺折算，则五九四尺五，三九二寸七，再加上二分二，共长四尺八寸许。这身也就长了，似乎与你差不多，还要略高些。‘肩广一尺六寸’，核营造尺则一尺一寸五分，核裁尺一尺一寸有零。‘臀视肩广减三寸’，下体核今裁尺只广八寸有零，是个纤瘦身材。‘手自肩至指长二尺七寸’，核营造尺长二尺零二分半，依裁尺只得一尺八寸有零。‘髀至足长三尺二寸’，依营造尺长二尺四寸，依裁尺长二尺一寸六分，上下长短倒相称的。‘足长八寸’，依营造尺实长六寸，依裁尺得五寸四分，究与缠足相异，也不为过小。通身算起来，身材觉长了些。要不然，古之美人总是身長玉立的。”次贤道：“你也实在算得细。当日女姁量的时候，或者量错了，多说了一寸也未可知。”说得众人皆笑。

道翁又道：“都中现有一个极博雅的人，年纪虽轻，与我是旧交，也是个南京巨族。论起世家来，与子云、星北不相上下，想诸公自必相熟的。”子云道：“是那位？”道翁道：“此君姓金，名粟，号吉甫，可相好么？”众人同道：“久闻其名，恨未一见。”道翁道：“若论考据、学问、品行，当今可以数一数二了。他也有一部说部，是说平倭寇的事，我将他这书的名字忘了。曾经看过一遍，笔下极为雄健。将那两个逆首定江王、静海丞相骂得真真痛快，实在是才人之笔。”次贤道：“此辈叛贼荼毒生灵，害人多矣，

也是人人言之发指的。既有此骂，也是快事，将来倒要找一部读读。”道翁道：“但其人时运太坏，未能大用其才，真真可惜。”宝珠忙接道：“何幸此君，今日竟遇知己。”道翁道：“瑶卿与此君相好么？”素兰在旁道：“他的画画弹琴，皆是此君教的。前天他们还逛了两天翠微山呢。他之待此君，也不亚于蕙芳之待湘帆了。”宝珠一笑，道：“何至于此。”子玉道：“前在瑶卿处，见其笔墨高雅之至，大有唐六如的光景。”道翁道：“不特笔墨似六如，命宫磨蝎也似六如，却是怪事。何以古今若合，此又不可以言理不言数了。我明日尚要拜他去。”子云忙道：“何不为我先容，得此良友也是快事。”道翁道：“妙极！妙极！”宝珠道：“此君疏懒太甚，不好交游的。”道翁道：“想与此数君自必水乳。”

这一日，屈道翁足足讲了一日，人也乏了，吃完了饭，散坐了一会，也就二更光景。刘文泽系旧学生，不敢问难。宝珠问子云要柄扇子，求道翁题诗，子云索性叫取四柄扇子出来，给四旦每人一柄。于是宝珠拂几，蕙芳移研，素兰磨墨，琴言润毫，共求道翁留题。道翁也十分高兴，遂将各人的大概，每人写了七律一首，半行半草的一笔虞世南，并落了双款。四旦谢了，谈了一会各散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九回

闹新房灵机生雅谑 装假发白首变红颜

话说王恂前日不能赴怡园之约，因为孙亮功请去商办喜事，也替他张罗了几天。定于二月初十日招赘，也不多几天了。新年李性全寄了几百两银子来与元茂，并写个禀帖与王文辉，要替他儿子办喜事。王文辉不耐烦作媒，俱令王恂代劳。李元茂求著了魏聘才，求其代制一切。魏聘才闹了一个多月，花的、输的，丢了好些银钱，窃案又未能破，心上也有些烦闷起来，不得主意。今见李元茂来求他，当日原是他与王文辉为媒，意欲借此到文辉处走动，作个幌子，便答应了。又道：“你去年借我的镯子，如今也该取还我了，迟一日多一日利钱。”元茂道：“老爹只寄了三百两银子来，要办这件事，只怕还不够。我又无处借，你再要这帐，就坑死我了。”聘才道：“这话奇了，怎么说坑你？你去年怎样讲的，说家信一到就还，如今倒问你也不好问了。”元茂道：“你放心，待我过门之后，我就赎回你。”聘才道：“到过门之后，一发没钱了。”元茂道：“我虽没钱，他应该有钱。”聘才道：“他是谁？”元茂笑道：“就是内人。非但这一笔，还有好些钱，想出在他身上呢。”聘才笑道：“你内人身上倒会出钱？”元茂道：“岂有此理！”聘才道：“你自讲的，要出在他身上。”元茂道：“我不过想他有些陪嫁，嫁了我也就任凭我了，稀罕你那一个镯子取不出来。”聘才道：“要使老婆身上的钱，也不是个汉子。”元茂道：“那又何妨？又不是当王八来的钱。”两人说笑了一回，元茂去了。

聘才明日去拜王文辉，文辉进衙门去了，王恂接待。又同去见了亮功，说了些客套，无非是现在客途、无人照料、一切尚求包涵等语。亮功道：“原是爱亲结亲，这些烦文一概删去。我也不要破费他一钱，一切在我就是了。”即留聘才吃饭。到了前三日过礼，聘才只得去找元茂，免不得上去见了颜夫人，因有好几个月不去了；又为去年闹了事，甚是局促不安。颜夫人也不问其往事，淡淡问了几句话。聘才去见了子玉，子玉想起琴言前日的话，心上总有些怪他，也不似从前待他亲厚了。元茂的事是梅进代办，替他办了钗环簪镯、彩缎衣衫，并借了颜夫人的珠冠玉带、补服朝珠、蟒衣绣裙，共铺了十六盒，扎了亭子，也还像个局面。两个媒人拥了去，孙家收了回盒，不过相称，也

无甚珍异之物。

到了吉期，自有梅宅家人料理，备了两桌酒，一席送颜夫人；一席待媒人，并请子玉、颜仲清作陪。仲清道：“元兄今夕真个到了群玉山头了。”王恂道：“一路荣华到白头。”子玉道：“‘犹道灯前相对影，愈揉双眼愈模糊’。此是近视眼洞房诗，今日可为元兄咏矣。”元茂道：“我说倒是近视眼好，就新人丑些也看不清楚。”仲清道：“若美的呢，可不辜负了。”元茂笑道：“我这新人想来未必能美。我也有些风闻，只要不像那两位弟兄的相貌就好了。”

到了吉时，都送元茂到了孙宅，孙宅鼓乐迎接。此位姑娘系亮功前室所生，如今这位夫人也不甚钟爱他，故此一切从简。女客只有陆氏夫人的嫂子，就是陆宗沅的夫人，带了小女儿前来。男家早上道过喜了，倒是姬亮轩在那里假热闹，心上想闹闹新房，自有两位废物招接。元茂与新娘拜了花烛，送入新房，坐床撒帐，饮了交杯，复又请新郎上席，坐了华筵。那嗣徽、嗣元陪了一回，王恂、仲清即要移席到新房中畅饮。大家进了新房，仲清道：“今日可以看新人的。”便要走到床前。床前本有两个伴送的老妇人，还有两个小丫鬟侍立。嗣元恐怕仲清看了他的姐姐，便跑到床前把帐门把住，口内连说了几个“看”字，然后挣出“不得”两字，惹得众人都笑了。王恂扯了仲清过来坐下，嗣元尚不放心，还死紧把住了帐门，众人不住的暗笑。嗣徽道：“夫妇居室，人之大伦也，外人何得与闻？幸亏兄弟阅于床，外御其侮。不然白雪之白，竟为十目所视矣。”子玉听了大笑。王恂对仲清道：“真所谓‘无感我帨兮，无使龙也吠’。”仲清也觉微笑。李元茂得意洋洋的喝酒。姬亮轩与王恂、仲清是见过几回的了，子玉却是初见，心中想道：“这个梅少爷好相貌，比起那孙老徽来，倒似那戏上岑彭、马武了。”聘才问姬亮轩道：“好几天不见你东家出来，在家里作什么？”亮轩道：“这两天敝东有点贵恙，不便行动。”聘才道：“什么贵恙？”亮轩道：“听得腿上生了疖子，所以不出来。”

这一席却分了三路：子玉、仲清、王恂是一路；孙嗣徽兄弟是一路；聘才、亮轩又是一路，故此不能热闹。王恂作人素来和蔼，见同席都不能接洽，勉强要和合起来。此刻在新房里坐位乱坐的，无有推让。聘才与亮轩坐了一面，仲清与子玉坐了一面，元茂在上首独坐了一面，王恂与嗣徽坐在下首。叫嗣元过来，嗣元不肯，拿张凳子床面前坐著。

姬亮轩向子玉笑嘻嘻道：“梅大先生是不常出来，小弟今日还是头一回识荆。如高兴，歇天何不到敝东处来走走，敝东是极好相与的。”子玉不知他的东家是谁，含糊答

应。即私问王恂，王恂答以奚十一，子玉便是一腔忿恨，也不理他。亮轩又向元茂道：“舍表妹贤德无双，李大哥真有福气，结了这头好亲。我们大亲翁不久外放，不是四川夔州府，就是湖南辰州府。李大哥是娇客，将来同到任上，不要说是帐房，只怕内外一切都要仰仗呢。”仲清听了好笑，忍不住道：“足下与孙府上怎么样的亲？”亮轩道：“孙大哥的嫡亲舅嫂，是我两姨中表嫡亲表嫂之嫡亲表妹，这是新亲。叙起老亲来，从前已故夫人的外祖，是我丈人的丈人。”仲清笑起来。聘才道：“这个青，也只好算个蛋青了。”亮轩道：“虽然是淡亲，却也胜于举目无亲。我听得有副对子道：‘岂有文章惊海内，更无亲友在朝中。’”又道：“乱说，乱说。诸位是满朝朱紫贵皆亲友，我们这两位舍亲是不用说了。李新舍亲是明府之子，梅大先生是堂堂学院的少爷，王大先生是侍郎大人之公子，颜大先生是侍郎大人之娇客。就是魏大先生也作过华公府上的上宾，就是少府。都是一班贵客。只有区区小子，是个幕宾，将来总要拜求栽培栽培，携带携带。”说得个恶心。

仲清忍不住问道：“姬先生这样叙起来，我们都可以算得亲戚，只要多转两个弯。”亮轩连称“正是”。子玉微笑。元茂道：“我非但算不得清，而且也听不清，真是葫芦牵到扁豆藤。”聘才笑道：“忙中遇著腿缠筋。”嗣徽道：“亲亲也，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。亲亲人也，仁者人也。”嗣元听了乃兄开口，就要驳起来，道：“这话、话，不、不通，你、你说凡有血、血、血气者，莫不、不、不尊亲，都、都、都是你、你的亲，我、我、我想就、就、就只有螃、螃、螃蟹没有、有、血，甲、甲、甲鱼还、还有、有血，王、王、王八也是你、你、你亲戚、戚了。我就没有这、这、这许多亲。”说罢，呵呵的笑起来，笑得满屋人皆笑。嗣徽道：“妄人也，何足与言。”嗣元道：“我、我、我倒不是妄、妄人，你、你、你倒是个亡人，亡人、亡人无以为、为、为宝，仁、仁、仁、仁亲以为宝。”众人听得更大笑。

仲清道：“我有个笑话也是现成的。海龙王有一天放那些怪物转生，已放过了好些。末后巡海夜叉在泥里掏出两个怪物，求龙王放他，龙王看时：一个是王八，一个是蛤蟆。龙王道：‘这两个放他去，我有些不放，教他找个保人来。’王八听了，即指著旁边龟丞相道：‘他是我本家。’又指著蛇将军道：‘他是我的亲戚。’龙王道：‘丞相是你本家也就够了，怎么又添出个将军亲戚来？’那王八答道：‘非但亲戚，还算是本家呢。我们王八是不会生儿子的，要请蛇来替生儿子，虽是龟宗，还是蛇种，所以亲戚也算得，本家也算得。’海龙王笑道：‘你既有这好本家阔亲戚，就放你去罢。’又叫蛤蟆上